

先知詩人

于中旻譯

曲終人散

英國作家吉普霖(Rudyard Kipling, 1865-1936)，二十歲即有文名，著有多本小說及詩集。二十七歲時，被英國認為是拜倫以後第一人。一九零七年，是第一個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人。他心目中理想的殖民地政策，應該是宣揚福音，而不歧視本土文化；發揚英國聲威，而不欺壓弱小民族。這可稱為羅曼的克福音思想。據說，他曾兩次婉謝封授爵士勳銜，那是英國人的最高榮譽。

一八九七年，英國女皇維多利亞在位六十年，全國舉行鑽禧慶祝，舉世同歡。倫敦泰晤士報徵請最有名的吉普霖，寫了一首詩。他寫了「Recessional」(聖職人員及班班退席時唱的聖詩)，聲明發表時及以後，都不受任何報酬。那時，日不落的大英帝國，是舉世無匹的海上霸權，擁有歷史上從沒有過最遼闊的疆土，真如日正中天。

他竟然沒想到討甚麼人歡喜，寫出來的詩，像是先知耶利米的信息，不是慶祝，頌揚，也不是感恩的話，卻是祈求神的憐憫。其所表達的信息，是曲終人散，盛況過去，這激使國人批評，也使有些人深思。我們不知道，他到底是看見了甚麼異象，使他寫出這樣的詩章。但不到半個世紀，吉普霖的話應驗了，英國的興盛，真的竟一去不返。

今天，無論甚麼國家，甚麼人，蒙神的恩典，叫你與人不同，仍然應該想一想。

我們先祖自古信奉的神，

我們迤遠戰線的主，

在他可畏的手覆蓋下，

從棕欄到寒松的疆土；

主萬軍之神啊，還求與我們同在，

恐怕我們忘記！恐怕我們忘記！

喧囂和呼喊靜息了；

首領和君王都消逝；

謙卑和痛悔的心，

依然是你古老的祭。

主萬軍之神啊，還求與我們同在，

恐怕我們忘記——恐怕我們忘記！

遠去了，我們的軍艦消隱；

海嶠和沙丘上的煙火低沉；

啊，我們昨天所有的炬赫

與尼尼微和推羅一同消盡！

萬國的審判者，還求饒恕我們，

恐怕我們忘記——恐怕我們忘記！

如果眼前的權力使我們沉醉，

放肆的口舌對你失去敬畏，

像外邦人那樣的誇口，

或像沒有律法的賤胚——

主萬軍之神啊，還求與我們同在，

恐怕我們忘記——恐怕我們忘記！

因為外邦人的心所信託的

不過是煙囪和鐵船殼，

看守，卻不求你看守，

在塵土上建造所有塵土優越，

瘋狂的誇張和愚昧的話語——

主啊，求你憐憫你的百姓！

